

卷一加料章 第十一章 長明燈殿

【成人向・18禁】本章接續正篇第十一章〈長明燈殿〉。二人相戀七百餘年，已是熟稔的道侶，故與番外第九章的「初次」氣氛不同：熟稔、克制、帶著三日思念的放縱。依使用者拍板：直觀、直白，不內斂。單獨存放。

夜天語氣依 04 設定：低啞克制，不嬌、不求饒、不哭腔；稱「蒼瀾」「你」「我」。

那個吻，起初是急的。

三日的空白，三日的失眠，三日隔著千里夜色數星星的煎熬，全被蒼瀾揉進了這一個吻裏。他將書生按在書架前，唇舌攻入，吻得又深又重，吻得那人的後背抵上冰涼的書脊，仰起頭，喉間溢出一聲壓不住的低哼。

「蒼瀾……」

「嗯。」

「書……會倒。」

「倒了再扶。」

「那是孤本。」

「我賠你一百本。」

「你賠不起。」

「那就一千本。」蒼瀾在他唇上咬了一口，咬得不重，語氣卻凶，「閉嘴，別在這個時候想書。」

書生被他咬得低低「嘶」了一聲，眼底卻漾起笑意，抬起手，穿過銀髮，扣住了他的後頸。

「那在想什麼，才合適？」

「想我。」

「一直在想。」

蒼瀾的動作，頓了一頓。

他抬起頭，近乎失措地看著他。

書生迎著那雙星眸，一字一字，認真得像在朗誦一首詩：

「這三日，在鎮北城看雪，看書，吃肉餅，」他說，「每一樣，都在想你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想你若在，會嫌肉餅太鹹。」

「我的確會。」

「想你若在，會拆我的簪子。」

「我現在就拆。」

蒼瀾伸手，將他髮間那根竹簪抽了出來。墨髮傾瀉而下，披了滿肩，襯著素白的內單，在燈火裏柔軟得像夜色。

「頭髮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又長了。」

「七百年，」書生輕笑，「從未剪過。」

「我喜歡。」

蒼瀾低下頭，將臉埋進那一片墨色，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是熟悉的味道：書墨，淡淡的夜髓冷香，還有一絲屬於他自己的、微不可察的暖。

「舜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想你。」

書生的心，輕輕一顫。

他抬手，一下一下，撫過蒼瀾的後背，像安撫一頭炸毛的猛獸。

「我在這兒。」

「再說。」

「我在。」

「再說一遍。」

「我在這兒，」書生的聲音放得很低，很輕，「蒼瀾，哪也不去。」

蒼瀾的掌心貼上他心口，星輝無聲渡入，一寸一寸探過去，果然在位格深處，覺出那一絲磨損。極細，卻是三日獨撐北疆留下的痕。

「星輝相續，」書生低聲道，「便從今夜起，罷。」

蒼瀾沒有應聲，只將掌心按得更緊了些。

衣衫是被慢慢解開的。

這一次，沒有笨拙，沒有試探，每一個動作都帶著七百年的熟稔。蒼瀾的指尖挑開他的衣帶，輕輕一拉，素白內單滑落肩頭，露出胸前那片玉色的肌膚，以及肋下那道淡淡的、早已癒合多年的舊疤。

那是三百年前，他們差點失去彼此的那一夜，留下的印記。

蒼瀾的唇落在那道疤上，停了很久。

「還疼麼？」

「早不疼了。」

「騙人。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我疼。」

書生一怔。

蒼瀾抬起頭，星眸裏的光，濕漉漉的，有一點沒藏好的脆弱。

「每次看見它，」他啞聲說，「我都疼。」

書生看著他，喉結輕輕動了動，然後低下頭，在他眉心落下一個極輕的吻。

「那就多看幾次，」他輕聲說，「看習慣了，就不疼了。」

「不會習慣。」

「那就一直疼。」

「你——」

「一直疼，」書生含笑，「也好。說明你一直，記得我。」

蒼瀾盯著他，忽然翻身，將他壓進軟榻。

長明燈的火光，晃了一下。

他的吻，一路向下。

唇舌掠過鎖骨，掠過胸前，在敏感的凸起處輕輕含住、吮吸，書生的呼吸頓時亂了，胸膛起伏，指尖陷進蒼瀾肩頭。

「嗯……」

那一聲低而啞，被他咬在唇間，只漏出一線。

蒼瀾聽見了，低低笑了一聲，舌尖更放肆地繞了一圈，一隻手順著他的腰線向下，探進褻褲，握住了那已然半抬頭的性器。

「已經這樣了？」

「……蒼瀾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別問。」

「為何不問？」

「你明知故問。」

「我就愛明知故問。」

蒼瀾指腹摩挲過頂端，輕輕一捏，書生的腰猛地一彈，喉間逸出一聲壓抑不住的悶哼。

「你這個人，」書生喘息著，抓住他的手腕，「倒是，一點也不見老。」

「我才八百六十歲。」

「是，」書生笑，「老妖怪。」

「棺魂舜！」

「在。」

「你再說一遍？」

「蒼瀾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的手，」書生微微揚起下頷，眼尾泛紅，語氣卻平穩得近乎無辜，
「可以繼續了。」

蒼瀾愣了一瞬。

隨即，他低低笑出聲，笑得胸腔震動，一把扯下他的褻褲，俯身，將那
灼熱的性器含進了口中。

「……！」

書生的背脊驟然繃成一道弧。

濕熱的口腔包裹住敏感的前端，舌尖靈活地繞著頂端打轉，掠過冠溝，
一次一次，吮得又深又重。他攥緊了身下的軟榻，指節泛白，喉間的低
吟再也壓不住，一聲接一聲地溢出來，低而沉，帶著被撩撥到極處的
啞。

「蒼瀾……」

「嗯。」

「別……太深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會……」書生閉著眼，睫毛濕了，「撐不住。」

蒼瀾含著他，抬眼看他，眼底全是壞笑。

「撐不住，就別撐。」

他舌尖重重一壓。

「啊——」

書生猛地仰頭，白濁洶湧而出，盡數落進蒼瀾口中。他整個人脫力般癱軟在榻上，胸膛劇烈起伏，眼角泛著水光，半晌，才啞聲開口：

「你……」

蒼瀾直起身，喉結一動，將那些全數嚥了下去，又舔了舔唇角，對他笑得又痞又亮。

「甜的。」

「閉嘴。」

「是真的。」

「蒼瀾！」

「在。」

書生氣結，抬手遮住自己通紅的臉，從指縫裏漏出一聲低低的、無可奈何的笑。

「你啊……」

「我怎麼了？」

「不知收斂。」

「是麼。」蒼瀾俯下身，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開，吻住了他的唇，「那就哄哄我。」

榻邊的長明燈，不知何時暗了一度。

蒼瀾取來榻頭暗格裏的一個小玉瓶，倒出一些清涼滑潤的液，在指腹化開。他的另一隻手托起書生的腰，讓他的腿屈起，抵在自己肩上，動作輕緩，卻不容拒絕。

「放鬆。」

「我很放鬆。」

「你的腿在抖。」

「是冷。」

「殿裏有炭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舜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看著我。」

書生睜開眼。

這是他們之間的老規矩。每一次，蒼瀾總會要他睜著眼，看著他，不許躲，不許閉。

他曾經不喜歡。

後來，他習慣了。

再後來，他發現，那雙星眸裏的光，是他這輩子見過最安心的東西。

一根手指，緩緩探入。

熟悉的異物感讓他呼吸一滯，卻不像第一次那般緊繃。內壁早已記住了這個人的形狀，溫順地容納，一寸一寸地接納，又在指節轉動時，微微收緊，吮住。

「這麼快就軟了。」

「閉嘴。」

「我說，」蒼瀾低低笑，「你的身體，比你誠實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它記得我。」

書生沒有說話，只是別過頭，耳根紅透。

蒼瀾的手指又添了一根，兩指併攏，緩緩抽送，指腹準確地找到那一處，輕輕一按。

「唔……！」

書生的腰身彈起，足尖蜷縮，一股酥麻的熱流順著脊椎竄上來，直衝頭頂。

「那裏……」

「這裏？」

「……別一直按。」

「我想按。」

「蒼瀾——」

「想看你，」蒼瀾的聲音沙啞，「這個樣子。」

他一下一下地碾磨，節奏緩慢而堅決，書生的呼吸隨之越來越亂，胸前泛起薄薄的紅，指節死死扣住榻沿，喉間溢出的低吟再也控制不住。

那聲音低、沉、啞，不是柔軟的求饒，而是被逼到極處時，男子不可抑制的喘息。

蒼瀾聽得眼底全紅。

「可以了。」他啞聲道。

那物抵上來的時候，書生的呼吸頓了頓。

熟悉的灼熱，熟悉的堅硬，熟悉的尺寸——長約六寸，粗近二寸，每一次，都需要他花上很長的時間，才能全部接納。

這件事，七百年了，他仍然沒有真正習慣。

「慢些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每次都說知道。」

「每次都慢了。」

「是慢了，」書生平靜地陳述，「然後我就腰疼了三天。」

蒼瀾噎了一下，隨即笑出聲：「那今夜，我保證。」

「你保證過許多次。」

「這次認真的。」

「蒼瀾。」

「在。」

「進來。」

這兩個字出口，書生自己都愣了一下。

蒼瀾的呼吸，驟然一重。

他沉腰，緩緩，堅定地，一寸一寸，將自己送了進去。

入口被撐開的脹痛，如期而至。書生咬著唇，眉心微蹙，額角滲出細汗，手指攥住了蒼瀾的手臂。那東西一寸寸頂入，撐開內壁，碾過每一處敏感，最後一路抵達最深處，將他填得滿滿當當，脹得他小腹發緊，連呼吸都帶著顫。

「疼？」

「……脹。」書生喘了口氣，「比上回，更甚。」

「三日沒見，它又餓了。」

「胡說八道。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閉嘴。」

蒼瀾低低笑著，俯下身，吻他汗濕的眉心，吻他顫抖的睫毛，吻他緊抿的唇角，一寸一寸，把所有不適都吻散。他沒有動，等了很久，等到書生的內壁一點一點適應，微微放鬆。

「可以了麼？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「我動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起初是慢的。

一下一下，極深極穩，每一次抽離，都帶出細微的水聲；每一次頂入，都準確地碾過那一點。書生的眉心先是蹙著，漸漸鬆開，唇間溢出的低哼越來越多，越來越沉，越來越啞。

「嗯……嗯……」

脹痛早已化作另一種滋味，酥、麻、熱，像暗潮一波一波漫上來，淹沒了所有的理智。

「蒼瀾……」

「我在。」

「再……重些。」

蒼瀾動作一頓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再重些。」書生睜開眼，眼底全是濕潤的暗金，直直地望著他，「別留手。」

蒼瀾喉結重重一滾。

他扣緊書生的腰，將他的腿壓向胸前，開始大開大合地動作。

肉體撞擊的聲音，在殿中一下一下地迴響，混著水聲、喘息，還有書生終於壓不住的、斷斷續續的低吟。長明燈的火苗劇烈搖晃，映出牆上兩道交疊的影，墨髮與銀髮纏作一處，在書架間起起伏伏。

「舜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叫我。」

「蒼瀾……」

「再叫。」

「蒼瀾……蒼瀾——」

那聲音啞得不成調，卻一聲比一聲更真。蒼瀾低吼一聲，狠狠頂入最深處，又重重退出，再貫穿，每一下都像要把他整個人釘進這張榻裏。

「啊——」

書生的脊背離榻，十指在蒼瀾肩背上留下一道道血痕。那股熟悉的、燒灼的快感，從小腹一路炸開，沿著脊椎，直衝腦海。

異象，是在這時出現的。

長明燈的火焰，猛地竄高三尺。殿中書架上，萬卷古籍同時翻開頁面，無數的字跡在空中浮起，化作暗金色的星點。

書生身上，漫出暗金色的玄光，如夜幕垂落；蒼瀾身上，銀白的星輝爆開，如銀河倒懸。

夜覆星，星嵌夜。

整座夜天殿的穹頂，彷彿被掀開了一般，無數星辰在暗金的夜幕中盛放、流轉、爆裂，如一場只屬於兩個人的、寂靜而盛大的煙火。

夜幕裏星辰。

窗外，虛夜宮上空，那條橫貫天際的暗金之河，與一縷縷銀白的星光，交纏在一起，纏綿不去。

「舜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看我。」

書生睜眼。

視線被汗水和水汽糊得模糊，可他仍然清晰地看見那雙星眸，裏面是為他燃盡的、近乎狼狽的星海。

他忽然笑了。

那笑，疲憊，滿足，帶著一點無法言說的溫柔。

「蒼瀾。」

「說。」

「我也想你。」

蒼瀾的動作，驟然一滯。

下一瞬，他低吼一聲，將他整個人抱進懷裏，吻住了他。這一吻重得近乎凶狠，吻得他唇瓣發麻，舌根發疼。與此同時，身下的節奏驟然加重，每一下都又深又猛，頂得書生腦中一片空白。

「啊……！」

高潮來臨的時候，書生整個人像被拋入了一片光海。

脊背弓起，腳趾蜷縮，白濁自前端洶湧而出，濺在兩人緊貼的小腹之間。內壁劇烈地痙攣、收縮，死死絞住體內那根灼熱的東西。

蒼瀾悶哼一聲，被他絞得再也忍不住，扣緊他的腰，狠狠頂進最深處，滾燙的星辰陽元一股一股灌入，燙得書生又是一陣顫慄，眼前閃過一片碎星。

殿中，只剩下兩人交疊的、紊亂的喘息。

很久，很久。

書生癱軟在榻上，墨髮被汗浸濕，貼在臉側，眼睫濕漉漉地顫著，渾身泛著薄薄的紅。蒼瀾伏在他身上，沒有退出，只是額頭抵著他的肩，細細地喘。

「疼麼？」

「疼。」書生閉著眼，聲音沙啞，坦然得近乎無賴，「腰疼。」

「我就知道。」

「你知道，還——」

「忍不住。」

「蒼瀾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七百年了，」書生睜開一線眼縫，唇角彎起一絲無奈的弧度，「你還是這麼不節制。」

「對你，」蒼瀾吻了吻他的唇角，「從來不需要節制。」

書生笑出聲，笑得牽動了腰，又低低吸了一口氣：「嘶——」

蒼瀾手忙腳亂地撐起身，掌心貼上他腰後，星輝無聲地流入，溫柔地揉開那片酸痛。

「還疼麼？」

「好些了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不必道歉。」書生懶懶地道，「我也有責任。」

「你有什麼責任？」

「是我說，」書生閉上眼，唇角微翹，「別留手。」

蒼瀾：「……」

「還有，」書生迷迷糊糊地補了一句，「你方才叫我名字時，聲音很好聽。」

「棺魂舜！」

「在。」

「睡覺！」

「嗯。」

殿中，長明燈的火苗，緩緩恢復了平穩。

蒼瀾把人攏進懷裏，下頷抵著他的發頂，一隻手穩穩托著他的腰，星輝一寸一寸地，溫養著他夜體深處那片冰涼的空處，也補著位格上那一絲磨損。

七百年了。

他仍然覺得，這個人，躺在他懷裏的樣子，是世上最安穩的天。

番外加料章 第九章 合歡夜

【成人向・18禁】本章為《千年對頭》第九章，接續第八章。二人皆百餘歲，外貌二十餘歲，皆是頭一回。依使用者拍板：直觀、直白，不內斂。單獨存放，不混入主線。

那個吻，起初撞得有點狠。

蒼瀾太急，牙齒磕到了書生的下唇，兩人同時「嘶」了一聲，空氣靜了一息。

「.....」

「.....」

「你，」書生捂著嘴，眼角彎起來，「是不是沒親過人？」

「廢話！」蒼瀾耳根紅透，凶巴巴地瞪他，「你親過？」

「在下親過書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書不會躲。」

「棺魂舜！」

「在。」

「閉嘴，」蒼瀾咬牙，「重來。」

「好。」

書生笑著，抬手勾住他的後頸，這一次，是他先吻上去的。

很輕，很慢，唇瓣貼著唇瓣，像在確認什麼。蒼瀾整個人僵了一瞬，繼而像被點燃了似的，扣住他的腰，把人壓進石榻，這回不撞了，吻得又深又熱，帶著初嘗情事的人特有的、不管不顧的蠻勁。

舌尖交纏，水聲細碎。

書生被吻得有些喘，手指插入那人的銀髮，指尖微微收緊。他發現蒼瀾的心跳，比他還快。快得像要從胸口裏撞出來。

他退開一寸，額頭抵著他的額頭，輕聲問：

「緊張？」

「……沒有。」

「你的手在抖。」

「那是興奮！」

「是麼。」書生笑，指腹撫過他的唇角，「那在下陪你一起興奮。」

衣衫是一件一件剝下的，也是一件一件笨拙地剝下的。

蒼瀾的銀袍繫帶打了個死結，解了三次沒解開，惱得想直接扯斷；書生按住他的手，慢條斯理地替他挑開，指尖掠過腰側，惹得他渾身一顫。

「別動。」

「我沒動。」

「你在抖。」

「那是冷！」

「石室是暖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蒼瀾憋紅了臉，乾脆低頭堵住他的嘴。

青衫早已破碎，輕輕一扯便從肩頭滑下，露出底下素白的內單。書生自己抬手，摘下了髮間那根竹簪，墨髮傾瀉而下，與蒼瀾垂落的銀髮纏在一起，黑與白交織，分不清誰是誰的。

蒼瀾看著他，看了許久。

那是一副安靜的、經得起看的身體。肩線清瘦而勻稱，腰窄而有力，鎖骨在燈火下勾出一道淺淺的影。肋下那道新傷，已被星輝撫成一線淡銀。

「你看夠了沒有。」書生開口，耳根已紅得透明，語氣卻仍舊平穩。

「沒有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我想看很久了。」蒼瀾低頭，吻落在他鎖骨上，「從你第一次說『不行』的時候。」

書生閉了閉眼，唇角無奈地彎了一下：「那時你還要打我。」

「現在也想。」

「想怎麼打。」

「這樣。」

蒼瀾的唇一路往下，吻過胸口、肋下的銀痕、小腹，每一處都停得很久。書生的呼吸漸漸沉了，指節插入他的銀髮，沒有推開，只是輕輕攥著。

「蒼瀾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別鬧。」

「我沒鬧。」

那聲「別鬧」，尾音是啞的，一點拒絕的意思也沒有。蒼瀾太熟悉了，這是他縱容到無可奈何時才有的語氣。他低低笑了，抬起身，三兩下褪盡自己的衣袍。

石室頂上的星砂，亮了一些。

他的身軀，在微光中如玉雕就。肩寬腰窄，線條凌厲而漂亮。書生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往下，在某處停了一息，然後，很緩很緩地，長長吐出一口氣。

蒼瀾挑眉：「怕了？」

書生沉默了片刻。

「蒼瀾。」他語氣極其誠懇。

「嗯？」

「在下，」書生看著他，眼底有一絲極深的、近乎認命的笑意，「讀過許多書。」

「所以？」

「書上沒寫過這個尺寸。」

蒼瀾愣了愣，隨即低笑出聲，額頭抵在他肩上，笑得胸腔發顫：「你竟然讀過這種書？」

「在下什麼書都讀。」

「不要臉！」

「求知若渴。」書生一本正經，「書上說，須得先潤，後擴，再緩緩入。」

「……你別背給我聽！」

「那由你主導？」

蒼瀾噎了一下，耳尖紅得滴血，半晌，硬著頭皮道：

「我、我會慢。」

「你說過的。」

「說過便做到。」

「好。」書生笑，抬手，輕輕撫過他的臉，「那在下，就把自己交給你
了。」

這句話，輕得像一聲嘆息。

蒼瀾眼底星河，轟然碎了。

石榻邊的泉水，是溫的。

蒼瀾掬了一捧，指尖凝出星輝，將水化作一縷滑潤微涼的液，沾在指
腹。他一手扶著書生的膝，慢慢將他的腿分開。

書生的身體在那一瞬繃緊了。

不是害怕，是本能。那處從未被人觸及，他知道自己該放鬆，卻怎麼也
做不到，反倒像一張被拉到極限的弓，微微發顫。

「放鬆。」

「在試。」

「看著我。」

書生睜開眼。

蒼瀾的神情很專注，額角已滲出細汗，眼底那片星河被壓得極深，像是在竭盡全力克制著什麼。

這個人，向來是橫衝直撞的。星殞閣三萬弟子，沒有誰見過他這樣耐心。

書生心頭忽然一軟。

他抬手，覆在蒼瀾扣著自己膝彎的手背上，輕聲道：「不必這般小心，我不會碎。」

「我怕弄疼你。」

「疼一些，也無妨。」

「舜。」蒼瀾低低喚他，這一聲極輕，是他頭一回這樣叫，「別逞強。」

書生微微一怔。

二十年來，這個人叫他「棺魂舜」，叫他「書生」，叫他「你」。從沒叫過他這個字，且叫得這樣緩，這樣小心，像把一枚易碎的星，捧在掌心裏。

他喉結動了動，輕輕應了一聲：「……嗯。」

一根手指，緩緩探入。

書生的呼吸停了一瞬。

異物入侵的感覺陌生而怪異，內壁本能地收緊，又被那指節耐心地、一寸一寸地撐開。他咬住了下唇，鼻息間漏出一聲壓抑的低哼，手指緊緊抓住了身下的衣料。

「疼？」

「不疼。」書生吐了口氣，「怪。」

「再忍忍。」

「書上說，」書生閉著眼，聲音有點啞，「這時候，要深呼吸。」

「……你能不能別背書了！」

「緊張的時候，在下習慣背書。」

蒼瀾低低笑出聲，笑著笑著，鼻尖蹭著他的頸側，嗓音啞了下來：「那你背。我聽著。」

「……真的？」

「真的。」

書生還真開始背了，背的是一段《夜典》，聲音低沉，吐字清晰，一個字一個字，像在念一首長長的、安穩的歌。蒼瀾就伏在他頸側，一邊聽，一邊用第二根手指，緩緩擠入。

背到第三句，書生的聲音斷了。

蒼瀾在內裏尋到某一處，輕輕一按——

「……！」

書生的腰身猛地一彈。

那聲音幾乎要衝出喉嚨，被他硬生生咬在唇間，化作一聲短促的悶哼。他整個人像被什麼擊中，脊背繃出一道弧，足尖蜷起，一陣陌生的酥麻自小腹竄開，直抵指尖。

兩個人都愣住了。

蒼瀾眼底暗了暗，聲音低得危險：「這裏？」

「……別碰那裏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失態。」書生偏過頭，不肯看他，耳尖紅得滴血，語氣卻仍竭力維持著平穩，「不許看。」

「我偏要看。」

蒼瀾騰出一隻手，握住他擋在眼前的手腕，輕輕按在榻上，另一隻手繼續緩慢地碾磨那一處。書生終究沒能壓住，喉間逸出一聲低啞的喘息，那聲音不高，不柔，帶著些微沙，是屬於男子的、被逼到邊緣時的聲音。

蒼瀾聽得呼吸都亂了。

「別躲。」他低聲說，「我想看你。連這個樣子，也想。」

書生閉了閉眼，睫毛顫了又顫，終於慢慢鬆開了抗拒的力道。

「……隨你。」

這兩個字出口，他自己都覺得耳根發燙。

那物抵上來的時候，書生的指節在榻面上收緊了。

滾燙，堅硬，沉甸甸地貼在入口，只是頂端，便已撐開了一圈。他清晰地感覺到，那與方才的手指全然不是一個量級。

長約六寸，粗近二寸，這樣的尺寸，任何書上都沒有教過。

「蒼瀾。」

「我在。」

「……我們商量一下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若是我說，疼，」書生看著他，語氣竟帶了一絲難得的認真，「你便停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不是客氣話，是——」

「我知道。」蒼瀾吻了吻他的眉心，聲音很低，很穩，「我停。」

他沉腰。

最初的一寸，書生幾乎立刻吸了一口冷氣。

那是被生生撐開的感覺。入口被撐到極限，邊緣發緊發燙，每一寸肌肉都在本能地抗拒，卻又被那緩慢而堅決的力道一點一點頂開、碾平。脹，酸，鈍鈍的痛，還夾著一種近乎荒謬的、被填滿的陌生感。

「……等一下。」

蒼瀾立刻停住了。

他額上的青筋跳著，汗珠順著下頷滴落，砸在書生胸口。他整個人像繃到極致的弦，硬生生停在原地，沒有再進半分，只用拇指一下一下地揉著書生緊蹙的眉心。

「疼？」

「……脹。」書生喘了口氣，「比想像的……更甚。」

「那我退出來。」

「不必。」

「舜——」

「別退。」書生睜開眼，眸色深而定，指尖攀上他緊繃的手臂，慢慢收緊，「給我一點時間。」

蒼瀾看著他，喉結重重一滾。

他沒有動，只是低頭吻他。吻他的唇，吻他的眼角，吻他汗濕的鬢髮。一隻手繞到前方，握住了書生那早已抬頭的性器，輕緩地套弄，另一隻

手托著他的腰，帶著安撫的力道，一下下撫過他緊繃的脊背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書生繃緊的身體，終於一點一點地軟了下來。

「……可以了。」他啞聲說。

蒼瀾再度沉腰，緩緩地、堅定地，將自己全部送了進去。

整根沒入的剎那，兩個人都沒有說話。

書生仰著頸，喉間滾出一聲長長的、壓抑的氣息。那東西一路抵到最深處，將他體內每一寸空隙都填得滿滿當當，脹得他小腹微微發緊，連呼吸都帶著顫。他的手環上蒼瀾的背，指尖陷進冷白的肌膚，留下幾道淺淺的紅痕。

蒼瀾把臉埋在他頸窩，牙關咬得發酸，良久，才沙啞地開口：

「……好緊。」

書生閉著眼，唇角極輕地彎了彎：「這話，是說給誰聽。」

「說給你。」

「閉嘴。」

「你方才也這般說過我。」

「……」

書生被噎得無話可說，只得抬手，輕輕敲了敲他的後腦。蒼瀾低笑，抬起頭，與他額頭相抵，氣息交纏：

「動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起初是慢的。

退出一寸，再緩緩頂回去。每一下都深而穩，像潮水一寸一寸漫過礁石。書生的眉心先是皺著，漸漸舒展開來，呼吸亂了，聲音卻仍壓在喉間，只剩一點低低的、沙啞的鼻音。

脹痛在一次次磨合中，悄然變了質。

那物每一次抽離，都帶出細微的水聲；每一次頂入，都精準地碾過方才那一處。快感如暗潮，一層層漫上來，淹沒了最初的不適，也淹沒了他苦心維持的從容。

「嗯……」

他終於沒能忍住。

那一聲低而啞，帶著一點被逼出來的顫，與他平日的清朗截然不同。蒼瀨聽見了，動作頓了一頓，隨即眼底的星河徹底燒了起來。

「再叫一聲。」

「……不叫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不成體統。」

「我愛聽。」

蒼瀾扣緊他的腰，開始大開大合地動作。

肉體相撞的聲音，在石室中一下一下地迴響，混著水聲、喘息，還有書生終於壓不住的、斷斷續續的低吟。他的墨髮散在榻上，隨著衝撞一下下晃動，與蒼瀾垂落的銀髮纏繞在一起，如夜色與星河，在這方寸之間，毫無保留地交融。

「蒼瀾……」

他的聲音啞得不成樣子，尾音微微發抖，是被逼到極處時，不經意漏出的依賴。

「我在。」

「……再深些。」

這句話出口，連他自己都怔了怔。

蒼瀾動作驟然一頓，隨即低頭，狠狠吻住了他。

這個吻幾乎帶了點凶狠的意味，吻得他唇瓣發麻，舌根發痛。與此同時，身下的節奏驟然加重，每一下都又深又重，頂得他脊背離榻，指甲在蒼瀾肩背上劃出一道道血痕。

「舜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看著我。」

書生睜開眼。

視線被汗水和水汽糊得模糊，卻仍能清晰地看見那雙星眸——那裏面，沒有往日的傲，沒有霜，只有一整片為他而燃的、燒得近乎狼狽的星海。

他忽然覺得，這輩子見過的所有天象，加起來，都不及此刻這雙眼睛。

「我在看。」他低聲說，抬手撫上蒼瀾的臉頰，指腹拭去那人額角的汗，「一直在看。」

蒼瀾喉間滾出一聲近乎嗚咽的低吼，扣著他的腰，狠狠撞進最深處。

異象，是在這時出現的。

石室頂上的星砂，一粒接一粒亮得刺目。書生身上漫出暗金色的玄光，如夜幕垂落；蒼瀾身上，銀白的星輝爆開，如銀河倒懸。

兩股光芒在交疊的軀體上纏繞、交融。

夜覆星，星嵌夜。

暗金與銀白織成一片華麗而無聲的天幕，將整間石室籠罩其中。無數星辰在夜幕中盛放、流轉、爆裂，如一場為二人而設的、寂靜的煙火。

夜幕裏星辰。

書生仰望著頭頂這片由自己與身上人共同織就的天，忽然覺得，那些困擾了他無數個夜晚的寒與空，在這一刻，被什麼溫柔地、徹底地填滿了。

「蒼瀾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蒼瀾又重重頂了一下，頂得他腦中一片空白，後半句化作一聲壓不住的低喘。

「我也是。」蒼瀾俯下身，額頭抵著他的，氣息滾燙，在他耳邊啞聲說，「舜，我也是。」

高潮來臨的時候，書生整個人像被拋入了一片光海。

脊背弓起，腳趾蜷縮，白濁自前端洶湧而出，濺在兩人緊貼的小腹之間。內壁劇烈地痙攣、收縮，死死絞住體內那根灼熱的東西，彷彿要將它整個吞下去。

蒼瀾悶哼一聲，被他絞得再也忍不住，扣緊他的腰，狠狠頂進最深處。滾燙的星辰陽元一股一股灌入，燙得書生又是一陣顫慄，眼前閃過一片碎星。

石室中，只剩下兩人交疊的、紊亂的喘息。

很久，很久。

光芒漸漸斂去。

書生癱軟在榻上，墨髮被汗浸濕，貼在臉側，眼睫濕漉漉地顫著，渾身泛著薄薄的紅。蒼瀾伏在他身上，沒有退出，只是額頭抵著他的肩，細細地喘。

過了一會兒，蒼瀾才撐起身，凝視他。

「疼麼？」

「疼。」書生閉著眼，聲音沙啞，坦然得近乎無賴，「腰也疼。」

「那——」

「但是，」他睜開眼，眼底水光未散，唇角卻極輕地彎了一下，「我不後悔。」

蒼瀾看著他，忽然俯身，在他唇上落下一個極輕、極慢的吻。

「睡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書生闔上眼，又忽然想起什麼，低聲道：

「……明日走出去，怕是要被墨姬看出來。」

蒼瀾沉默片刻：「看出來又如何。」

「她會很沉默。」

「那便讓她沉默。」

「厲飛揚也會。」

「……」蒼瀾把他往懷裏攏了攏，下頷抵著他的發頂，悶悶地道，
「睡。」

「還有，」書生迷迷糊糊地補了一句，「書上說，事後要擦洗。」

「棺魂舜！」

「在下只是，」書生笑得眼睛彎成一道縫，「陳述事實。」

蒼瀾又氣又笑，終究還是起身，取了泉水，笨拙而認真地替他擦了身。
書生任由他擺弄，睜得睜不開眼，額頭抵著他的鎖骨，很快呼吸便綿長
下去。那隻不知何時又握住書卷的手，鬆開了，與蒼瀾的指尖十指交
纏。

石室頂上，星砂靜靜閃爍。

石榻旁的壁面上，那幅「星夜相合」的壁畫緩緩亮起，一道細細的門
縫，在畫中無聲裂開。

古老的禁制，開了。